

与岩石耳语

■高满航



昆仑

■曹慧民

山，山，山……
此处回眸，满目青山。

一道道水来一道道山。远看，三山五岳重峦叠嶂；走近了，你会看到壁立千仞的岩石和突兀万丈的岩梁。

凝望最初的凝望，山在远处，水在近前。一双双脚啊，一直走，一直走。山近了，水又在前面……

91年，山河巍巍，水何澹澹；筲路蓝缕，雄关漫道。仿佛刹那间，生命化作了山脉，足迹连成了长路，歌号飘红了旗帜。

军人肩上有山，山崛起了大地的肌腱；沉落的，不过是风化的沙砾。万千英雄儿女挺立钢筋铁骨，筑成巍峨的莽莽昆仑！

昆仑，你这万山之祖，我们的精神图腾。

好的军事文学，当有昆仑的品格——崇高、壮阔、雄奇、苍劲、强悍、激越。当然，总不外乎如此情形：关于世界、关于生活的真理获得美学意义上的表达。这样的作品，“包含着某种可称之为‘深刻’与‘新’的东西，‘深刻’的往往是真理性的共性的东西，‘新’的往往是美学意义上的个性的东西，‘深刻’与‘新’的结合，文学才有可能触及灵魂。”

插图 朱凡

兵故事

用文学抵达真实

马建广在夜里惊醒，看了看表，才4点多，却怎么也睡不着了。

大约4个多小时，马建广过了他62岁生日。他以为这一天总得等些日子才会到来，更早前，他甚至从来没考虑过这事。可此刻，它轰然到来，如同两年前他60岁时一样，总有些不可回避之事要去面对。

昨天下午，全旅官兵为马建广壮行。基地司令员专门进到山里，为他披红花戴奖章，盛赞他是部队的宝贵财富和官兵的精神标杆。两千多名战友沿山而立，用经久不息的掌声，给这个超期服役的老兵史无前例的礼遇。

马建广此刻倒是后悔起来，昨天应该到洞库里和那些不苟言笑的战友告别的，他宁认可认那场声势浩大的送别只是一个虚幻的梦境。可他骗不了自己，一心想法子去弥补缺憾。

挨到清晨6点，听到军号响起，马建广从床上起来。几分钟后，楼道传来沸腾的声音——那是官兵汇集到广场上出早操。十年前，马建广还能融在年轻官兵的方阵里。寒来暑往，他的风湿病越来越重，腿也开始变形。后来，官兵再训练时，他就用热水袋敷腿，准备资料，等着饭后集合一起进洞库。

几年前，一个北京来的将军握着他的手说：“你是我所知的住在营一级单位的军龄最长级别最高的老兵。”马建广是山里的第一批兵，他们到来之前，这片阵地已建了十来年，因保密要求高、施工难度大，只有经过严格政审的干部和老兵才进得来，并且是“上不语父母，下不告妻儿”。过五关斩六将，从几百个新兵里挑出他们二十来个。这么多年过去，那批兵只剩下他一个，还有长眠在后山家园里的他师傅和几个战友。

营长是马建广战友的儿子。马建广看着他出生、上学、入伍、当排长，直到现在当了营长。

这会儿，营长看了一眼站在队尾的马建广，想说什么，抿了抿嘴却没说，报数之后就下令“向右转”，带着队伍进洞库。

所有人能想到的事顺理成章地发生了，马建广被执勤警戒的战士挡在了洞库外。他一遍遍解释，“是我呀，我是马建广，老马，马高工。”“小陈，我就进去看一眼。”“小刘，我保证很快出来。”持枪立在洞库两旁的战士并不通融，小陈说：“请您出示证件！”小刘说：“请您刷门禁卡！”

马建广昨天晚上把属于山里的一切都登记上交了，他知道进洞库的规矩不能破——认证不认人。很多将军都曾挡在洞外，虽然生了一时之气，却没有一个不服气执勤战士的铁面无私。马建广在

两个二十多岁的战士面前，像孩子一样伤心地哭了。营长默默地走到他身旁，搂着他的肩，一句话不说，陪他垂泪。

两年前，马建广的儿子在南京安家，老伴跟着照顾孙子，却又放心不下他，就经常两边跑。老伴大老远回来，十有八九被他晾在山外的家属院，他自己习惯猫在洞库，守着那不言不语的老伙计们。那几天，出了洞库，马建广就一遍遍推敲他延迟退休的申请书。他字斟句酌地给组织讲——请求延迟退休并不是感情上和洞库剪不断，而是他中意的接班人去基地当了保障部的副部长，他得争取时间，再带出个顶得上来的技术掌门人。不知是不是马建广的理由打动了上级，他总算如愿留了下来。

延迟退休的马建广第一个把电话打给守在山外的老伴，“你回南京吧，以后也别来回折腾了，两年后我找你们去。”老伴委屈地落泪，一起过了大半辈子，她知道在他心里什么最重。

一辆迷彩越野车沿着碎石山路慢慢抵近，营长轻轻拍着马建广的肩说：“马叔，旅长来送你。”

马建广盯着营长，这个进山后就称他“马高工”的子弟，又叫他“叔”了。他欣喜营长与他感情更近了，却悲伤于和山里的军营不可逆地渐远了。马建广转过身去，向着他陪伴了半生的洞库，向着他最后一次想告别却不得进入的导弹阵地，敬了一个长长的敬礼。

旅长静静地等马建广礼毕，才走上前去说：“老连长，我们走吧！”

旅长刚当兵时，马建广是他的连长。马建广握住旅长伸过来的双手说：“让我再看一眼。这一走，就再也回不来了。”他再次转身，向着掩映在丛林里的洞库，向着包裹洞库的群山，向着建设和陪伴着洞库的那些牺牲战友的墓碑望去，仿佛收一份青春的记忆到脑海，那是他唯独能带走的凭证。

“尽情地看吧，我们人生最华彩的篇章都留在这里了。”不知谁在说，马建广没忍住，眼泪又扑扑地落了下来。

车行山中，一去不返。马建广一次次示意车子停下，脚下这狭仄的山路他曾曾用双脚丈量百遍千遍，他怎甘心被越野车一脚油门带过？旅长也并不催促，耐心地等着他和岩石耳语，去挥别花草与树木。

将出禁区，马建广再次示意停车，低沉地向旅长：“你答应我的，不会变吧？”

“嗯？”他问得突然，旅长没弄清他的所指。

马建广看着窗外：“你说过，将来接我回山的。”

旅长顿住，眼睛刹那间湿润了：“不会变，一定接你回山。”

“那说好了，就让我挨着我的师傅，我们师徒缘分还未尽呢。”

“我们将来都要回山的，离洞库和导弹太远，心里不踏实呢。”

“走吧。”马建广直了身子，打起精神对司机说：“上山！”



山花儿

■慕佩洲

大山似老人，雷达站就坐落在山那最深最远的褶皱里。一座营房，一个连队，十几个战士，日子平淡不说，连长总觉得少了点什么。

这天，上等兵邓中鑫出山取回报刊，屋里发出的笑声引来了连长。他循着声，心里嘀咕着，悄悄溜了进去。越过几个脑袋的间隙，他看到一个女兵的笑容。

甜甜的笑容，定格在杂志上，映在战士弯成弧线的眉眼。连长笑了笑，一声不吭，转身离去。

晚饭时，连长宣布一条消息：文艺宣传队下周来演出，大家准备准备。屋里顿时炸开了锅。

“上次文艺宣传队来，还是我新兵的时候。”

“我，我还没看过呢。”

……

刘涛表现得淡定，毕竟是见过世面的人，“小董，晚上我带你去二楼把几个空屋子收拾收拾，顺便彻底清理下厕所。”

“刘班长，人家又不住这！”董天宇有些不屑。一旁的机灵鬼赵玉芳趁机揶揄道：“你不知道男女有别啊？”

“行了行了，赶紧去准备。”连长憋着乐，板着脸下令：“老李，你外出多买点菜和水果，女兵都是‘五香嘴’。顺便再买点装饰品，咱营区偏是偏，可不掉价儿。”

就在文艺宣传队到达的前一天，几个兵还是起了“争执”。

“明天我站岗，你上次看杂志，眼珠子都快掉了。”

“我好歹还有女朋友，还是你们去‘开眼界’吧。”

“我每周都外出取报刊，少看个演出也没啥，这岗还是我来站。”邓中鑫看大家都不说话了，正想说就这么定了，连长进了屋，还是“命令”的口吻：“我站岗，你们都去鼓掌！”

演出那天，连长一个人站在哨位上，笔直笔直的。俱乐部里传来一阵阵歌声和欢笑。好久没这么热闹了，他心想着，一抬头，看见赵玉芳鬼鬼祟祟往外溜。

“臭小子！去哪儿？”

“嘿嘿，山上花开了，我去采束花。”

“你小子，还真鬼！”连长回他，不禁也笑了。



长征

第4272期

新锐故事手

我的“专柜”，我做主



作者小记

慕佩洲 北部战区陆军某训练基地排长
文学主张：最是那心灵深处的低语，让我捕捉不休



碰词儿

■慕佩洲

初夏的塞北演训场，万籁俱静。王连长挑灯，演训基本结束，过两天就是复盘检查，他得提前准备准备。

“嗖”的一声，帐篷窗外闪过一个人影。

“谁？”王连长一个箭步冲出帐篷。除了风声和洒满一地的月光，整个驻训区一片沉静。王连长“闹”出的动静，引来巡逻的岗哨。

“看到有人了？”“报告连长，我们刚接岗。”

“刚接岗？上班岗是谁？”

“秦畅，一天到晚迷迷糊糊总爱冒泡。今天考核倒数第一，是不是被班长骂得梦游哩！”哨兵无心“秃噜”出来的话，让王连长心里一沉，他一言不发转身回去了。

第二天夜里，秦畅坐到了王连长的帐篷里。

“说吧，昨晚找我有啥事？”王连长低头看着电脑，拨动着鼠标，嘴里念叨着：“用‘花拳绣腿’还是用‘花架子’呢？”

“连长你说什么，我不懂。”秦畅半天憋出一句话，帐篷里又是一片沉寂。

“我是早你9年的大学生士兵，你的无助、不适应，感觉才华无处施展，我都懂。连长不是‘黑脸包公’，有啥事就找我唠。”连长仍然没有抬头，“时间不早了，回去休息吧。”

支吾间，秦畅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。他起身走向门外，用手撑起门帘，半个身子探出帐篷外，回头像是不舍地又望了望。

伏案的连长揉搓着头发，自语道：“到底哪个词好呢？”

“连长，我觉得‘花架子’这个词好，接地气；‘花拳绣腿’大过文艺，不适合在演训总结上出现。”

“啊，对！”王连长恍若惊醒，猛地拍起手来，回过头望向秦畅。“可以啊，有两下子。”他眼睛放着光。这是那个夜晚，两个眼神的第一次交流。

连长再没追查“黑脸事件”，不久，秦畅被调到连部当了文书，还负责起连队的宣传报道工作。

再没多久，军网新媒体发表秦畅的一篇文章，里面写着一段话：“最心照不宣的，是无声的理解与肯定，这远比雷霆的批评要强一万倍。”

插图 朱凡

3

时间仿佛停滞，每一秒都是煎熬。搭档杜洪涛还没有上来。

夜更静了，耿飞第一次那么清晰地听到自己的心跳声。他有种预感，杜洪涛是不会来了。冷风吹来，耿飞打了个冷战，这才注意到，额头早已布满密密麻麻的汗珠。

“石大桂，你够狠！”耿飞咬着牙，一遍一遍地骂着那个昔日他颇敬重的班长。“任务结束，必须给我个说法，否则我要告你！”

耿飞尝试着转移注意力，可身后的那座孤坟使劲地往脑子里钻。

他使劲抓住一块石头，用力地攥着，直至感觉到一阵钻心的痛。

“别动，我就在你身后30米远。”耿飞一个激灵，听到了那个熟悉的声音。是班长！那一刻，耿飞心头一酸，两颗泪滴竟不争气地掉落。

“所有人注意，1分钟后，发起冲击，务必干脆利落！”石大桂的声音再次响起。

“5、4、3……上！”耳机里听到口令，耿飞不知哪来的一股劲，“嗖”地蹿了出去，灌木刚在脸上，火辣辣的疼，他并没有丝毫停顿，直奔前方那撮光亮。奔跑中，他注意到，另外几个小组也在穿越山石、灌木，飞快地向目标跃进。

一个月后，接到上级通知，全连抽调30人参加一项国际联演任务，重点演练课目就是夜间攻防。

连队公布参演人员，耿飞发现，自己也在名单之列。

插图 朱凡

强军故事会

让故事长出锋利的刺刀

1

列兵耿飞伏在齐腰高的灌木丛中，极力控制着不向后看。

风起，吹低了杂草，身后孤坟，在月光映照下，越发突兀。

“石大桂，你娶了我，今天的事我会记你一辈子！”石大桂是耿飞的班长，一个13年的老兵。

擦黑前，石大桂布置完今晚的破袭任务后，把全班分成数个小组，每组2人。他们的任务是，潜伏在蓝军阵地前沿，在某个特定的时间，对其中一个通信站实施快速破袭。

石大桂安排耿飞和下山士杜洪涛一组，出发前，给每个人发了一张简易地图，标注着每个小组的潜伏位置，并反复交代，“潜伏好，直到听到我的指令，向敌通信站发起合围。”

每小组中的2人分两批自行行动，依次向预定潜伏地域前进。

天一擦黑，耿飞就顺着地图的标记先出发，杜洪涛2分钟后出发。

耿飞尽量把自己想象成一只猫，压低身姿，高抬脚、轻落地，借着明亮的月光，不时低头扫一眼手上的简易地图。

“两棵树，一大一小，就是这。”不知在山间走了多久，耿飞看到了一棵树，来不及多想，在一处灌木丛后蹲伏下来。一眼看去，前方隐约透出一丁灯光，那就

夜间破袭

■李连军

是今晚的目标。

2

心跳逐渐慢了下来。此时，耿飞才真切感受到了山野的静谧。一只蚱蜢“啾啾”地鸣叫，左前方十米左右。耿飞正估算着那只蚱蜢的距离，突然一个诡异的叫声在头顶炸响。

“咕，咕咕，咕……”“猫头鹰！”顿时，耿飞身体僵硬起来。他突然意识到，晚自己2分钟出发的杜洪涛应该跟上来

了，怎么还没到？刚想按动胸前的通话器按钮，突然想到班长说过，所有人在23时前不得随意呼叫。

耿飞生硬地转动脖子，想看看自己的搭档来了没有。可一眼扫过去，耿飞瞬间汗毛倒立起来。在身后不到5米的距离，透过杂草，他分明看到一座突兀的坟包。

耿飞想哭，班长绝对是故意的。他有轻度幽暗恐惧症，全连只有班长石大桂知道。

几个月前，新兵下连后，耿飞就不敢独自下菜窖搬冬储的蔬菜。夜训带回来，

走在队伍后面的耿飞总是不时回头，虽然他身后什么都没有。石大桂以为耿飞只是胆小，可野营驻训前，几次夜间实弹射击让石大桂最终确定了耿飞的问题。

白天打靶最差成绩都能打40环，可一到夜间射击，耿飞从来没合格过，还有几次打了“光头”。射击完毕，耿飞用过的枪，护木上全是汗水。

一个周末晚饭后，在操场上转悠了大半圈，耿飞向石大桂吐露了自己的秘密：小时候的一次经历，让他留下了后遗症，对黑暗格外敏感，尤其恐惧黑夜一人独处。